

社會苦



社會苦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苦社会”是一部描寫華僑生活的晚清小說。作者以在当时國內走投無路的知識分子阮通甫、魯吉園、李心純三人為綫索，寫他們為生計所逼，同許多勞動人民一道，分途出國謀生。途中，他們就備受虐待，阮通甫夫婦未達目的地，即被折磨至死。魯吉園為友人所救，留在輪船上服務，幸而保全了殘生。李心純到美國后，經營十余年，稍有積蓄，后來遭受美帝“排華”運動的百般迫害，終于被迫棄產返國。中間還有机地插叙了明代万曆年間，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菲律賓大規模屠殺華僑的野蠻行為。全書生動地反映了殖民主義者迫害我國僑胞的種種罪行，徹底地揭露了它們那副吮人膏血的真面目。

苦 社 會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1/32·3 1/2印張·74,000字

(原上海文化版印9,000冊)

1959年8月新1版

1959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5,500 定價：(6)0.80元

統一書號：10018.212 58.9.原上海文化型

出版者的話

“苦社会”是一部描写晚清时期华侨生活的小說。全书以反“华工禁約”运动为中心，共四十八回，是双回目，实际上只有二十四回。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印行，无作者姓名，书前有漱石生（即孙玉声，著有狹邪小說“海上繁华梦”等）在光緒乙巳（1905）七月所撰序文一篇。序文中說这部小說是旅美华工写的。阿英同志認為“作者似非真正的工人，这即就他所以用三个穷途末路的教习做主人公一点上也可以想見，大概是一个熟悉在美华工华商的知識分子”（“晚清小說史”第五章）。我們同意这种看法。

这部小說以阮通甫、魯吉园、李心純三人为主人公。他們都是在当时国内走投无路的知識分子，被迫离乡背井，分途出国謀生。全书即以这三人为綫索，忽分忽合地描繪了当时我国海外侨胞的片断生活。作者首先描写清朝末年国内农村破产、商业凋敝、民不聊生，許多人被迫或被騙出国謀生；接着叙述华工在赴外国途中和上岸后所受的百般虐待，多少人未到目的地，已被折磨死亡；最后写美国殖民主义者，排斥、迫害华侨的无数罪行，以及华侨对美国排华运动的无限憤懣；至旅美华商李心純被迫弃产返国，計議抵制美貨、兴办实业，全书就告結束。中間还插叙了明代万历年間，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菲律宾大規模屠杀华侨的野蛮行为。书中生动地描繪了殖民主义者迫害我国侨胞的种

种罪行，至今讀来，犹覺惊心怵目，令人发指。漱石生在序文中評論本书說：

是书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跃然，非凭空結撰者比。书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

我們認為并非过誉之詞。书名所以叫做“苦社会”，則是由于当时我国人民，在国内則飢寒交迫，无以为生，“眞覺生之可哀，死之可乐”；到国外則又得不到祖国的保护，致慘遭虐待，“死的倒賠了性命，活的身边几个錢也被他倒个干淨”。几乎可以說，天涯海角，到处都沒有乐土。作者因而感慨万端地用了“苦社会”三字作为书名。

美国殖民主义者一貫自封为“自由祖国”，吹噓对中国人民的所謂“傳統友誼”。这部小說有血地撕下了它的这副假面具，把它那副忘恩負义、吮人膏血的真面目彻底地揭露了出来。当美国資本家需要中国劳动者替他們开矿淘金、辟地筑路的时候，听说来了中国人，就“爭着招接”；知道要回国，又陸續来送行，說什么“我們极喜欢中国人到这里来做些事业，两边都有益的”。一旦开发工作大体完竣，他們就“恨中国人占他的生意，沒事寻事的欺侮，……总怪中国人不好，要打要罰，凭他施为”（第十八回）。只要是中国人，不論工人、商人或留学生，务必排斥出境而后快，甚至对清政府駐美使領館官員，也公然違反国际外交慣例，橫加毆辱。因而“苛例百出，令人駭絕”。“供詞一語之誤，护照一字之訛，立即逮解回籍”。“到埠华人，不問其合例与否，即囚之于木屋之中，……因此之故，有悬梁自縊，投海自尽，失医致毙之慘者”。至于“埠中华人，輒遭痛毆，亦无如何。巡差任意拿人，良歹不分，即遭重罰”（光緒二十七年寓美各埠华商崔子肩等五万六千人致

清政府稟)。这类虐待侨胞的惨象,在本书后半部中几乎触目皆是。使我们更具体的認識到美帝国主义所謂“自由祖国”和“傳統友誼”,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在这里,我們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华工赴美的历史和美帝排华的經過。当十九世紀中叶,美国西部地广人稀,不得不鼓励外国工人移入开发。1848年,旧金山发现金矿时,在美华工不过五十人左右。美国資本家鉴于中国劳动者努力工作,工資低廉,便使用各种欺騙宣傳,以至用拐带、綁架等无耻手段,招致中国劳动人民去美国西部开矿山,筑铁路。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条約續增八項附款,这就是有名的“蒲安臣条約”①。在第五款中,美国強調規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或游历,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以后并在香港設置招工公司,极力招攬。自此,中国劳动人民才大批移入美国,人数激增至十余万,对美国开发西部作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为美国資產階級創造了无数的剩余价值。可是后来美国經濟恐慌周期性来临的时候,大批工人失业,美国資產階級就过河拆桥,恩将仇报,鼓励白种工人反对华工,說什么华工搶去了他們的飯碗。这一毒計,一方面破坏了国际工人階級的团結,另一方面又牺牲华工成了資本主义罪恶——失业——的替罪羊。1880年,美国西部开发工作大体完竣,使用中国劳工的需要减少了,美国政府就不顧信义的要求修改“蒲安臣条約”,于是派遣以安格耳(密西根大学教授)为首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和清政府重訂新移民律,規定美国有权“管制、限制、或中止”中国劳工赴美。1882年,橫貫美国大陆的北太平洋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建筑完成,美国統治階級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中国劳动者,通过了十年內禁止华工入境的法案。1884、1888和1894年,美国国会又三度修改該法案,苛刻更甚。1894年3月,美国国务卿

格来罕又与清政府使美大臣楊儒訂立禁止华工前往美国条約，为期十年。美国殖民主义者至此犹不滿足，到1904年，又片面地制訂了一个所謂“排华律”修正案，把1868年“蒲安臣条約”中的精神，以及1894年“中美会訂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全部推翻，使他們国内的排华暴行，从此成为公开合法的行动。

美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侨胞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狂地排斥迫害呢？本书作者通过书中主人公的口，相当正确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殖民主义者“欺軟怕硬”（对于日本侨民就不敢公然迫害）；另方面是由于清政府一味媚外、惧外，是“不禁吓的”，“奉了外国的令，比天老子还要严十倍”，侨胞“沒有实力做后勁”所致。

作者通过殖民主义国家迫害排斥华侨事件，提出了当时中国人民所关心的两大問題，即是如何抵抗資本主义强国的压迫和致中国于独立富强的問題。可是由于当时的爱国知識分子，还只能从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立場来观察和理解問題，对于殖民主义的本質、中国衰弱的根源，認識得不够深刻，所提抵制殖民主义，以及致中国于独立富强的方策，亦多属幻想而不切实际。书中代表作者思想的主人公李心純就是如此。他認為“华人当真都离开了美国，本地（即美国）生意，不免减色，大工厂、大公司尤其受累。漸漸回过味来，或能删除苛例，迁就华人；我华人再来，便少了种种拘束”。因而主張以撤退在美华侨和禁运、禁卸、禁用美貨，作为抵制美国的手段。同时在国内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解决回国华侨的就业問題。并認為能行此两策，就能达到“內开利源，外塞漏卮，并建立富强的基础”的目的；再隔十年二十年，中国就会成为“黄金世界”。

这里除表明作者不了解美国“排华”的本質，对它仍存在着

某些幻想以外，还可以看見作者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这种思想現在看来确属十分幼稚，可是在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識分子中，却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着的。他們震撼于資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和工商业的发达，殷切希望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資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使国家独立富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設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一〇八一頁）只有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逐步消灭剝削制度，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独立富强，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此外，作者虽然揭示了国内經濟破产，是人民出国謀生的社会根源，但作者沒有看到人民大批出国謀生，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中国人旅居国外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大批移居国外，还是从1840年鴉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那时欧美資本主义侵入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使中国封建社会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迅速破产，大批劳动人民才被迫流向国外謀生，这一点也是必須說明的。

作者由于受他自己的世界觀的限制，对于某些問題的反映，深度显然是不够的。但作者愛憎分明，对殖民主义者的凶殘和国内封建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則加以无情的鞭撻和譏嘲；对被剝削、被迫害的人民，則寄予深厚的同情。今天讀来，仍能激起我們对殖民主义者的无限仇恨和对資本主义統治下海外侨胞的关怀。因此，我們認為以思想性而論，“苦社会”尚不失为一部比較优秀的小說，值得重印。

我們是根据“上海图书集成局”版本重印的，除依照章回小說的一般习惯，将双回目改为单回目外，在原文中只作了很少几处必要的删改，尽量的保持它原来的面目。我們因限于水平，在整理上及注釋方面，或許还有錯誤和不妥当的地方，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① 蒲安臣是 1861——1867 年美国駐華公使，任職期間曾幫助清廷在政治和軍事上打击过太平天国，因此得到了清廷权臣恭亲王奕訢的信任。1867 年，蒲安臣卸任回国时，正值清廷与英、美、法、俄四国所訂的天津条約十年期滿，被迫換約。于是昏庸无知的清廷就派这个美国外交官蒲安臣为中国办理中外交涉的事务大臣，簽訂了天津条約的續約。当时美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极需从中国輸入廉价的劳动力，蒲安臣就本着美国資產阶级的利益，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簽訂了“蒲安臣条約”。

目 次

出版者的話

楔 子.....	1
第 一 回 茶館同台談吃飯	酒樓隔座看爭錢 2
第 二 回 老妻粥腹衣空典	說客當場債尽来 5
第 三 回 避債到青阳冷水真冷	点飢逢白食穷命終穷 8
第 四 回 女將軍討債揮拳	穷教习过年賣画10
第 五 回 临流顧影相对双清	解衣推食为怜同病14
第 六 回 开輪局三番倒帳	过殘年一夕思家17
第 七 回 同是个中人識得个中滋味	莫言意外事居然意外姻緣...22
第 八 回 关店門抽头聚賭	下太湖劫当販私25
第 九 回 調雄師游湖賞雨	捉官盐逼命私和27
第 十 回 田高雨少因旱成灾	家破根存求生入死31
第 十 一 回 失业遭荒貧而兼病	出江入海富若可求34
第 十 二 回 怜我復怜卿頓成莫逆	相逢不相識同是天涯37

第十三回	工头发迹权管起居	医士当灾先供鱼肉	41
第十四回	干净海好葬干净身	离合縁翻成离合恨	45
第十五回	入科罗口众中忽现死尸	进利馬城路上一群囚犯	51
第十六回	原稿胎采金小呂宋	絕生机流血大倫山	57
第十七回	江上盼归輪千人失望	舟中逢故友一夕清談	62
第十八回	种痘复种痘大兒权做小兒	洒水又洒水恶习斯为美习	67
第十九回	失凭紙立地收監	对口供当场被逐	72
第二十回	一間木屋权作望夫山	万里重洋空奏思归引	77
第二十一回	携稚子进退郎当	違稅期查抄籍沒	83
第二十二回	破私情飽受老拳	求賽会特宣禁例	88
第二十三回	且留新迹象莫問年时	亦有旧家山不如归去	93
第二十四回	风声浪声来助情話	新雨故雨忽地合并	97

楔 子

話說从前不知何代何年何月何日，有三个弟兄，生在青州●。互鄉。大的叫古伯，次的叫古仲，最少的叫古叔。他們父親古竺，是个忠厚不过的，靠祖上傳下几畝薄田，初时也过得日子，后来人口一年多一年，秋收一年坏一年，别人欺他忠厚，想尽方法，明欠暗騙的盤算他，到臨死时節，賣剩的田地不及十畝。第二个兒子熬不住，早活活餓死。他心上本疼的是古叔，为他年紀小，不曉得找飯吃，格外的可憐，便把古伯叫到面前，道：“你們三个弟兄，老二是死了，算老三最小，本要你照顧他，只是你也沒有正經行業，自己还怕养不活，那里顧得到兄弟！我这几畝田，只好交該老三，等他長大时，你們哥兩個再算，那就算你做大哥的照顧了小兄弟，不要說我偏心呵！”古伯答应下來。等他父親一回头●，便把田地的契券，尽数点該古叔，叫他收管。古叔不肯接，說道：“这是哥該得的，我沒有偏着哥的理。”那古伯听了詫異道：“父親是怎样吩咐的？我也沒有偏着你，欺着父親的理。”

哥兩個你推我我推你，鬧了一陣。古伯發起急來，說：“兄弟，我一个人，东也好走，西也好走，我是要到外州外縣去了。这些契券，你收不收，我都不問；我只不背着父親的遺囑就罢了。”古叔道：“哥呵，这些產業，我斷沒有独自得的理。但我們哥兩個，單靠

● 青州 今山东省益都縣。

● 回头 指人死了。

着这点田，也过不了一輩子。从前的二哥，不是榜样么？哥說要到外州外縣去，索性一塊兒出去走走。这点田地且交該向來靠我們的窮本家去种，哥你道如何？”古伯也欢喜道：“这話很是，就这样办罢。”

那里曉得一到外边，世路上的做人，世路上的做事，只有你占着我，沒有我讓着你；不是你明中一刀來，就是我暗里一槍去，什么叫父子？銀錢就是父子。什么叫兄弟？銀錢就是兄弟。什么叫親戚？銀錢就是親戚。什么叫朋友？銀錢就是朋友。他們哥兩個走來走去，人家总合不上來，偏偏又遇着兵荒。

古伯一天对着古叔道：“兄弟呵，一个人生世，講起正經本分的事，一輩子也做不尽。若說自己一身，古人說得好：‘日食三餐，夜眠三尺；生存華屋，零落山邱。’都不过这样罢了，何苦为这沒要緊的，拚着死命去爭。現在这些人，偏偏都犯此病。我和你說也沒处去說，劝也沒处去劝。况且到这兵荒馬乱时候，再向人去劝，人家更要笑我們不达时务，我們还在外边做什么？不如仍旧回到互鄉去罢。”古伯到这时，也沒有什么不依，却是他父親傳下几畝田地，別房里早种定了。哥兩個也不去討，將就挑些野柴野菜，半飢半飽的，完了一輩子的事。

諸公呵，这不是在下造來騙你們的，是实实在在有这两个人，有这些事。諸公不信，請破三天的瞌睡，慢慢的听我道來。

第一回

茶館同台談吃飯
酒樓隔座看爭錢

却說中國地方，頂有名的是苏杭兩省，有句老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什么是这样說呢？只因那天有个朋友，算是苏州本府本縣本鄉的人，却自小跟他上輩在別省。長大时，也讀过几本四書哩，五經哩，也做过几篇八股文，只是一样，手不能

提，肩不能挑，是个一無所能的。后来上輩过世，他却有妻有子，这个家沒处去推，自心里算計道：“沒錢怎过日子？沒事怎能有錢？这些父执^㉑看样子也靠不住。苏州究竟是好地方，沒有朋友，也有親眷，不如且回去罢。”想定主意，便告訴家里人得知。他家里人先本不肯，說道：“明說是苏州人，但头頂上沒有一張瓦，脚底下沒有一根草，那里有大錢，能生出小錢？上輩的朋友靠不住，上輩的親眷是靠得住的么？”無奈这朋友把左傳^㉒上“謀及妇人，宜其敗也”^㉓的兩句話，記得太清楚了，总不肯听。

果真一到苏州，有錢的親戚，先却依稀記得有这一門親，听講到外边几年的苦况，登时臉上沒有露，先起了霜。过^㉔，再加上要說不請進去，連門口也不准站一站。这些沒錢的，^㉕少錢？开店省回來的，着实欢喜，漸漸見他样子不对路，兩^㉖不能够，怕你驢毛像翅的飛开。
又翻出紅，台子掀翻，一

这天悶悶的，信步走到一条街上，^㉗肉也有湯；沒有湯也有水。儀^㉘兩字，進去看时，倒是个極精雅的茶樓，^㉙便坐在靠窗^㉚張桌上，独自泡了一碗茶，低着头出神。忽然耳朵边唸的一声道：“飯是人人要吃的，你不是說謊么？”忙抬头时，原來后首來的兩個人，为沒有空座，併在他的台上。靠窗西边椅子上坐的，穿一件青布敞衣，光着头，禿着髮，嘴边有几根鼠須。中間凳子上坐的，約莫三十余歲，是个細長条子，穿一件布棉袍，袖子边一个洞，有点

㉑ 父执 父親一輩的朋友。

㉒ 左傳 編年体史書，也称“春秋左氏傳”，相傳为春秋时代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㉓ 謀及妇人，宜其敗也 这是封建社会里輕視妇女的話，意思是說办什么事情而跟妇女們去商量，那是應該失敗的。“左傳”桓公十五年，鄭國大夫祭仲專权，鄭伯叫祭仲的女嬖雍糾把他殺掉。雍糾的妻子知道了，便告訴她的父親祭仲。于是祭仲先發制人，把雍糾殺掉。事后鄭伯載了雍糾的尸首逃出國外，嘆道“謀及妇人，宜其死也”。

焦痕，却顯着里头的次白棉花，手里抱着一支水烟筒，一边抽，一边答道：“你說的不差，飯是人人要吃的。只是你要曉得有了錢，方能吃飯。人为什么要吃飯呢？不过借他养命罢了，却也有几等分別：一等要錢不要命，是强盜、賊伯伯，搶一天吃一天，偷一天吃一天；忽然捉到官里，就連自己也不曉得有命沒命。一等要命不要錢，是烟鬼，鴉片上了癮，飯吃得少，小吃到吃得多；少吃一頓烟，眼泪鼻涕就直挂；少吃兩頓烟，肚里的烟虫就向閻王伯伯討請帖，家里当尽賣絕，就剝下褲子也要去挑兩攤烟來过癮。一等要命又要錢，是賭鬼，贏的時候大魚大肉，買吃个不了，輸的時候古佰二說运气不好，活不成，明天燒燒路头①吧。一等是不要的事，一輩子，你道是那个？就是倉橋浜馬路上的嫖客，尽管五魁夜眠三尺；生存華屋②，雙台的擺酒，裝干濕③哩，吃稀飯哩，好像都有要緊的，拚着死命去爭。現有錢的，沒有几人；拉空場面背死命的，沒处去說，劝也沒处去劝。天天便飯，全桌吃得好，其实怕堂子里人見着，只好餓的，也算飽了。”正再要說下去，這朋友早括嘴道：“我不信自己肯餓自己，你先生不是說謊么？”這椅上坐的看了一眼，問道：“貴姓大号？”這朋友答道：“敝姓阮，賤字通甫。兩位貴姓大号？”那人道：“敝姓方，号正怀，那人是仲庸庵。听通翁口气，不像是苏州人，貴处那里？”阮通甫立起身，高高作了兩揖，道：“原來是正翁、庸翁，失敬，失敬！兄弟的真是本地人，只是在別省多年，所以帶点外路口气。”仲庸庵接口道：“貴業那一行？一向恭喜在那里？”通甫道：“小时讀过几年書，也進过学，一向隨着先君任上。”兩人同声道：“令尊何时去世？宦囊想是好的。”通甫道：“去年見背④的，也沒剩什么錢。”庸庵道：“剛才的

① 燒路头 這是一种迷信，就是燒紙錢，祈求鬼神保佑。

② 干濕 指茶点、水果。

③ 見背 父母去世。

話長哩，我們酒樓去叙叙。”通甫道：“好極，是小弟的东。”付了茶錢，同到恒春，揀空座坐下。吃过几杯酒，又开口道：“兄弟听上輩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比起來，苏州还强些，照兩位說的話光景，也不甚好，不成老輩說的是謊話么？”正怀道：“話虽不差，只是苏州的好处，不过衣食上比別处講究，近來銀錢日難，人家就日窮，論不得許多，尽有睜着眼，看嘴里的饑涎，从脚底上來，喉嚨里咽下去的。不要說赶不上天堂，只怕地獄还要勝些。”

正說得入港，忽見一只碗从隔桌飛來，把仲庸庵的酒杯，打成粉碎，帶着通甫杯子，也缺了一角，三个人吃了一吓，打断話头。只听酒保喊道：“这菜一錢二一賣，少一文是不能够，再加上酒哩，打碎的杯碗哩，賠帳还帳，你自己算算，共是多少錢？开店的遇着客，都像你，只好关門！你要想少一文，是不能够，怕你驢子变狗！”那个吃酒的紅臉翻出青，青臉又翻出紅，台子掀翻，一个巴掌直打過來，道：“別家的菜，沒有肉也有湯；沒有湯也有水。你这菜，連水也吃不上兩口，不打你打誰？你要錢，白紙也買不得一張！”酒家急了，把这人頭髮一把扭住，道：“你吃白食，还要打人，同你总巡●里去！”那吃酒的道：“就同你总巡里去，怕什么？”兩人直揪出門，还罵不了。

通甫看着，实在坐不住，立起身，道：“我們也散吧，明天再会。”付了帳，剛走出門，又听一声道：“你好呵！你倒在这里快活！”

第二回

老妻枵腹衣空典
說客當場債尽來

通甫回头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是他家里黃臉婆子，朝上为

● 总巡 即清政府各省市的巡警总局。

沒有柴米，脫一件旧棉襖，叫通甫去当几个錢，糴兩升米，買几把柴，回來好一家子煮粥吃。那里曉得通甫直去了一天，他婆子清水从喉嚨直泛，倒也罢了，只是眼看几个孩子，張着嘴等天上的饅頭，就不發痧，也要攪腸。等到下半年，实在沒法，托一个鄉鄰照顧着孩子，自己去尋通甫。走了半天，鞋子是縮小了，裹脚是收緊了，究竟沒有尋着，要想回去，惦記着孩子，只好拚命望前，直到上灯过，好容易在恒春酒店門口，看見通甫。顧不得有人沒人，走上前擘胸一把，拖着就走。通甫嘴里只管喊道：“这成什么样子？快放手！”兩只脚却不跟自己，一直走到家。他婆子一只手伸在他衣袋里，就不知不觉眼里出水，好半歇才伸出手來，捏着一張当票，数着七个錢，問通甫道：“我这件棉襖，当了几个錢？在那里用去的？”通甫道：“当了兩百錢。吃茶用去五十二文，吃酒又用去一百四十一文，肚皮還沒飽哩。”他婆子呆了臉，不則声，忽然又号啕大哭起來。孩子不懂事，还牽着娘的衣裳，叫道：“肚皮餓得慌，爺也回來了，娘快些去燒粥吧。”他娘一声不睬，直哭得不断头。

通甫低了头，背了手，一个人的乱踱。正鬧得不开交，走進一个人，是鄰居，在蒙学堂●当教習的李心純。听見这边哭声厉害，当有什么事，推門進來，看見这个样子，曉得是兩口子拌嘴，方放了心，只摸不出头路。一眼看見桌上一張当票，七个銅錢，恍然大悟道：“通甫兄，想是你把尊夫人的衣服当去用了，沒買柴米回來呵。”通甫听見有人說話，方回过气來道：“心純兄，請坐。学堂里才散么？”心純道：“今天放年假。我早上去看几个朋友，半天就回來了。通甫兄，我們虽不常在一塊，你的光景，大概也有所聞，当当过日子，总不是長局，何不开門授徒，多少总進几文？就像我

● 蒙学堂 旧日兒童就学的私塾。